青樓夢/1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青樓夢

◀上一回

第十四回　吟豔詩才女鍾情　宴醉花美人結義

下一回▶

話說挹香與愛卿出了園，回歸留香閣，時已近晚。挹香道：「愛姊姊，這園可有什麼名字？」愛卿道：「本名環碧園，愚姊改為挹翠，不知可好？」挹香道：「環碧、挹翠並皆佳妙，而挹翠較環碧更雅。吾想《石頭記》中有大觀園，十分寬綽，眾姊妹多居其中，甚為豔羨。幾時我欲借此挹翠園作一佳會，未識容否？」

愛卿道：「如此甚佳。須俟來春，興此佳會，庶幾有致。」挹香稱是。正說間，侍兒排上夜膳，遂同敘宴。挹香道：「今日已極壯觀，若此時回家，隻影孤燈，必然寂寞。不如剪燭吟詩，消其長夜罷。」

愛卿見挹香一種綢繆，意頗親愛，便道：「君既欲吟詩消遣，我亦無不樂從。但俚詞村語，不足唱酬，如何？」挹香道：「姊姊莫謙。」

於是吃過夜膳後，挹香又道：「今夕飲酒吟詩，必須立個章程。不用題目，須要富麗為工，不必拘韻。以牙籤三十枚編好平聲全韻，隨意掣簽，見韻定韻，可否？」

愛卿道：「好。」遂寫全平韻，命侍兒端整四簋精潔佳餚，燙好兩壺酒，高燒紅燭，兩人酬酢芳樽。挹香道：「我先來掣一簽。」向筒取出看時，是十二文韻。挹香略為思

索，即揮成一絕。愛卿接來一看，見上寫著：

金爐香燼酒初醺，人影花光兩不分。

莫笑書生多薄福，芳園今夕遇雙文。

愛卿展玩良久道：「詩雖佳，太露色相。」

遂掣一簽，卻是五歌韻。便想了想，寫出來道：

憑欄今夕月明多，浴罷蘭湯試薄羅。

歡及鄰家諸女伴，隔溪解唱採菱歌。

挹香看了贊道：「即景生情，言生意外。」

便斟了一杯酒與愛卿。飲酒了，又掣簽一看，卻是八庚韻。便吟云：

一卮酒盡一聯成，清韻聲中協鳳鳴。

明月愛花花愛月，卿須憐我我憐卿。

愛卿道：「這首好了，俗不傷雅，適合香奩之體。」說著起簽，見是六麻韻。愛卿道：「這個韻倒有些難押的。」飲了一杯酒，凝神的一想，便道：「有了。」遂寫出云：

居處紅樓未有家，櫝中美玉自無瑕。

小姑漸長應知識，雲髻羞簪夜合花。

挹香聽了，拍手大贊道；「這首詩妙得很。薰香摘豔，秀色可餐，真傑構也。但這夜合花為什麼有羞簪之故？」愛卿紅著臉兒來擰挹香，挹香道：「我明白了。為此花隱寓夜合之意耳。哈哈哈！這也何妨，我今日來替姊姊簪一朵可好？」愛卿一把擰住挹香道：「阿香，你敢再說麼？」挹香見愛卿來擰，連忙道：「不說，不說。」

復掣簽一看，是十三元韻，說道：「難韻來了。」便想了想，吟云：

畫欄攜手坐黃昏，綺語傳來軟又溫。

帶一分憨情更好，罵郎名字最銷魂。

挹香吟畢，愛卿嗤的笑了一聲，又瞅了一眼，自己掣簽十一真，遂斟了兩杯酒與挹香吃了，便吟云：

疏窗竹簟絕無塵，此夕豪情別有真。

郎自愛花儂愛月，半簾清影兩閒人。

挹香笑道：「如此閒暇，必要做些事兒才好。」愛卿又要來擰挹香，挹香道：「好姊姊，饒了我罷，以後再不敢了。」愛卿只得停了。挹香起簽，得二蕭韻，復吟云：

相遇天臺路不遙，獨欹鴛枕易魂銷。

周南記賦房中什，莫負綢繆花月宵。

愛卿見詩中暗寓「君子好逑」之意，有意使他著急，掣簽得一先韻，念云：

新詩題遍薛濤箋，花正嫣然月正圓。

如此良宵休辜負，語郎今夕莫貪眠。

挹香聽了，呆了一呆，再掣簽得九青韻，便寫了一首，遞與愛卿道：「我醉矣，我之心事在此紙上矣。」說罷躺在炕上，偽裝醉態睡去。

愛卿見上面寫著：

酒已將酣月滿庭，銀[redacted]一作「粱」花落撩銀屏。

良宵玉漏沈沈滴，未可無卿擁髻聽。

愛卿暗暗稱贊道：「我方才吟了『語郎今夕莫貪眠』之句，他回答我『未可無卿擁髻聽』果然才人手筆，機鋒相鬥。」心裡十分欽愛。又見他頹然醉臥，欽愛中又生出一種憐惜，便輕曳蓮瓣至炕邊，附在挹香耳畔低喚了幾聲：「香弟弟！」挹香佯作不聞。愛卿道：「如此睡法，要受涼的。」又喚了幾聲，挹香仍舊不答，愛卿只得順著勢兒扶了他起來。挹香偽裝似睡非睡的模樣，倒在愛卿身上。愛卿只得扶至內房牀上，替他卸衣睡好。

挹香又喜又感，假睡了一回，不見愛卿歸房，復裝醉態，口中喃喃的念道：「口渴，口渴，惜無茶吃。」愛卿聽見，忙攜茶甌進房道：「茶來了。」遞與挹香吃罷，挹香道：「愛姊姊，我睡在哪裡？」愛卿道：「在我牀上。」挹香道：「姊姊為什麼不睡？」愛卿低鬟半晌道：「自然要睡的。」挹香道：「姊姊不睡，我也不睡了，我一個人睡是怕的。」愛卿見他一派孩子腔，笑而答道：「你睡，你睡，我來陪你。」於是也歸寢而睡。

正是：

鴛譜百年從此締，紅絲今夕暗中牽。

挹香一番詐偽，得愛卿陪了他，自然安心樂意。

明日起身，挹香道：「昨游姐姐名園，心神俱暢，今欲同一二位姊妹們來一玩，未識允否？」愛卿道：「那兩位妹妹？」挹香道：「一位朱月素，一位林婉卿。」愛卿道：「妙極。不識他們肯來否？」挹香道：「吾去相請，無有不來的。」愛卿道：「君宜速去。」挹香大喜，遂辭了愛卿，往月素家去。原來愛卿雖身傍歌樓，而性情忠厚，毫無拂醋拈酸之態，反叫挹香去邀姊妹們來游，所以挹香愈加感佩。既至月素家，恰遇婉卿、麗仙、寶琴、文卿在那裡叢談，見挹香，大家立起，「香哥哥」、「香弟弟」叫個不住。挹香道：「好好好，你們都在這裡，快同我遊園去。」婉卿道：「花園在那裡？」挹香道：「此園人所罕覯，其中頗屬幽廣。」寶琴道：「得非鈕愛姊挹翠園乎？」挹香道：「你怎知道？」寶琴道：「挹翠園我素知的。這位愛卿姊為人十分要好，抑且忠厚為懷，我早有願見之心，惜無人推轂。你卻如何認識？」挹香細訴畢，月素道：「你如此有緣，我們姊妹行中大半被你認識了。」

聚談良久，遂喚五肩轎兒，穿街達巷，往愛卿家來。愛卿接進，五人各敘一番欽慕的說話。遂偕進挹翠園中，聯袂而行。遊目騁懷，實足以幽情暢敘。七人信步尋芳，繞遍花臺月榭，穿殘石蹬雲樓。愛卿命侍兒排酒園中醉花軒宴集，款眾位美人樽飲。寶琴道：「我們聞愛姊藻思壓人，葵傾已久。今日又攪擾郇廚，小妹有一不知進退的話，欲與愛姊一談，未識愛姊肯俯允否？」愛卿道：「有言不妨請教，妹無不從之理。」寶琴道：「我們欲與姐姐結一花前姊姊，恐鴉入鳳群，是以未敢啟齒。」愛卿道：「妙哉！但小妹山野雞雛，恐不足與眾位同類，如何如何？」

挹香在旁道：「大家不要謙，我來做盟主。」

隨命侍兒排了香案，六位美人俱拜跪案側，對天立誓畢，以齒為序。朱月素最長，其次婉卿，又次愛卿，寶琴，最幼文卿，以姊姊定其稱呼，始撤去香案。

愛卿先各敬一杯，又將肴核勸酒，眾姐妹互相推讓。挹香道：「我來豁個通關，每位三拳兩勝。」愛卿道：「好。」七人輪流拇戰，至月素，月素伸了三指道：「九蓮燈。」挹香笑道：「罰酒。你叫我伸六指頭了。」

月素只得罰了酒，重新再起。挹香伸五指道：「七子圓。」月素亦伸五子頭道：「全家福。」豁畢，挨次而下。至愛卿，挹香輸了個直落三，便道：「如今我們要做詩了。」

愛卿道：「你動不動就要做詩，何詩興如此之豪。」挹香笑對月素道：「我是半生詩酒琴棋客，一個風花雪月身。」愛卿便道：「你既要做詩，快些出題限韻。」挹香道：「現在共七人在此，可賦美人七詠，都要摹寫美人情態的。」遂寫了「美人足」、「美人眉」、「美人腰」、「美人眼」、「美人口」、「美人醉」、「美人夢」七個詩鬮，說道：「你們各拈一鬮為題。」

婉卿信手取一鬮，卻是「美人眉」，即吟云：

香閣新妝遠黛明，畫成京兆筆痕輕。

入宮莫認人生妒，到底君王總有情。

吟訖，大家贊道：「暗用故典，妙在流麗自然。」文卿拈得「美人醉」，想了一想，也吟云：

宴遍蘭陵十里香，桃花暈頰興偏長。

不勝姣態扶欄立，曲唱《梁州》別有狂。

吟畢，寶琴拈了一個「美人腰」，吟云：

洛妃約素最宜人，態度纖如柳擺春。

料得樂天歌舞處，小蠻相對有精神。

寶琴吟罷，挹香見好做的都被他們拈去，便對愛卿、月素道：「你們為什麼不拈？」麗仙道：「還有我來，你為什麼不叫我拈？我倒要先拈了。」便笑了一笑，拈來一看，卻是「美人眼」。便吟云：

秋水盈眸顧盼頻，相思幾度淚痕真。

嫣然別有撩人處，醉後朦朧睡後神。

月素大贊：「妙極！」伸手來拈。挹香道：「這三個都是難做的了。」

月素不慌不忙，拈了一個「美人足」。挹香道：「足字最難摹擬，易於傷雅。」月素道：「你不要吵。」便吟云：

香塵淺印軟紅兜，生就蓮花雙玉鉤。

纖小自憐行步怯，鞦韆架上更風流。

吟畢，大家稱贊道：「月姐姐果然詩才新雋，生面別開。如今剩兩個，愛姐來拈了。」

愛卿拈了一個「美人夢」，略為構思，即吟云：

月明紙帳映梅花，一枕香魂蛺蝶賒。

鸚鵡也如儂意懶，不驚人醒靜無嘩。

挹香大贊道：「細膩熨貼，香豔動人，不愧作家。」眾美道：「如今只剩一個了。」挹香道：「不必拈了，裡面是『美人口』了。」便吟云：

鄰家少婦鬥新妝，粉暈紅腮語吐芳。

一種甜香誰領略，慇懃只合付檀郎。

挹香吟畢，大家笑道：「你這個人總說不出好的，做做詩又要弄這許多蹊蹺。」挹香道：「必須如此，入情入理，方謂香奩。」於是七人暢飲一回，眾美告辭。

不知以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